

高等院校文科教材

郭预衡 主编

中国 古代
文学史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222

郭预衡

主编

中国古代文学史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文学史. 1 / 郭预衡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8. 7 (2003. 6 重印)

高等院校文科教材

ISBN 7—5325—2377—2

I. 中... II. 郭... III. 文学史—中国—古代—高等学校—教材 IV. I2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1898 号

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

郭预衡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239,000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4 次印刷

印数: 89,001—100,000

ISBN 7—5325—2377—2

I·1208(课) 定价: 9.8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。T: 64063949

编写说明

本书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中的文科教材,与之配套并出者,尚有《中国古代文学简史》、《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》、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》等。

本书共有四卷,始于先秦,迄于清代中期。全书皆由集体编写。具体分工如下:

全书主编:郭预衡

各个时期的主要执笔者:

先秦	熊宪光
----	-----

秦汉魏晋南北朝	万光治
---------	-----

隋唐五代	林邦钧
------	-----

宋辽金	赵仁珪
-----	-----

元明清	段启明
-----	-----

还有林邦钧参与撰写了元代诗文,郭预衡撰写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和明清诗文,郭英德撰写了明代传奇的个别章节。

序 言

自从六十年代以来,中国古代文学史已有全国统编的教材;近年以来,又有地方院校自编的教材。本书作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的文科教材,力求吸收前此诸书之长,反映三十年来文学史研究新的成就,并有所开拓;但作为教材,也力求稳妥。和以往的同类教材相比,本书所致力更张者,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:一、体例的变更。二、内容的增补。三、规律的探索。

一 体例的变更

鲁迅在1935年11月5日写给王冶秋的信中说:“史总须以时代为经,一般的文学史,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,不过外国的文学者,作品比较的专,小说家多做小说,戏剧家多做戏剧,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,什么都做一点,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,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。”中国古代的作家,尤其是魏晋以后的作家,“什么都做一点”的情况比较普遍,因此,在过去一些文学史中,“将一个作者切开”的情况,也就不少。例如韩愈、柳宗元,既见于“唐代古文运动”的章节,又见于“中唐诗人”的章节。这样的现象如何避免呢?鲁迅又说:“我想做起文学史来,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,便将他归入那一类。例如小说家也做诗,则以小说为主,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。”(均见《鲁迅全集》十卷本283页)在“以文章的形式为

纬”的情况下,采取这个办法是不得已的。事实上,在以往的一些文学史中,常常只讲一个作家的一类作品,而不及其余。这样的情况很多,从唐、宋两代来看,李白、元结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陆游、辛弃疾等,都是显例。

“以文章的形式为纬”,有利于论述文体的演变,而不利于论述作家的总体。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许多作家,除去设有专章者外,大半残缺不全。这是个不小的缺欠。

本书的编写,为了弥补这一缺欠,于魏晋南北朝以后,基本上不再“以文章的形式为纬”,而主要以作家为纬,以突出作家的总体成就。与此同时,又加强各个时期的总论和各种文体的分论,以论述文学的发展,包括“文章的形式”的演变。这样一来,不仅韩愈、柳宗元这类作家的诗文可以同时并列,不至切为两段;而且像陈子昂、李白、元结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以及陆游、辛弃疾等,也都可兼顾诗文,写得比较充分。这既能体现中国古代作家“什么都做一点”的特点,也弥补了以往文学史中论述作家只讲一面而不见“全人”的缺欠。

二 内容的增补

本书的内容,和以往的同类教材相比,有所增益,填补了一些空白和薄弱环节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因体例变更而加强了总论、文体分论和作家总体的论述之外,还有下列几个方面。

首先是填补了空白。

以往的文学史教材,一般于先秦和汉代之间略去秦代统一天下以后的一段历史。讲秦之作品,一般也只讲李斯写于秦并六国之前的《谏逐客书》一文,而不及其他。本书则于秦代统一天下之后,专设一章四节,讲述“秦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土壤”、“刻石之文”、“诏令奏议之文”以及“秦之佚文”等等。如果是写“文学鉴赏”之类,

这些自可不讲；但是，既然写史，则这些史实，不可或缺。刘勰撰《文心雕龙》，虽谓“秦世不文”，却又说“颇有杂赋”（《论赋》），“秦皇灭典，亦造仙诗”（《明诗》），以及“始皇铭岱，文自李斯，法家辞气，体乏弘润，然疏而能壮，亦彼时之绝采也”（《封禅》）。如此等等。《文心雕龙》一书，并非专门之史，而于本期文学，尚有这些论述；那么，今天作为文学专史，其不可缺遗，也就显而易见。

以往的文学史教材，对于唐代以前之隋，宋代以下之辽、金，讲述亦少。本书对于这两个时期，亦有较大幅度的填补。

其次是增补了作家。

从先秦至清，本书对于历代作家，和以往的同类教材相比，增补亦多。这里仅以唐代诗人而论，所增者便有唐太宗、魏征、张说、张九龄、许浑、张祜、刘驾、曹邺、韩偓、吴融、唐彦谦以及诗僧王梵志、寒山、皎然、贯休、齐己等二十余人。散文作者，亦有增补，于韩愈、柳宗元等几个作者之外，增补了李翱、皇甫湜、孙樵、刘蜕等多人。其中有的作者，在以往的同类教材中，或仅出姓名，或附带提及；本书则别立专题，或设专节。

当然，作者罗列众多，未必都属必要。但本书所增补者，大抵都与诗人流派和风格特点有些关系。

再次是增补了作品。

和以往的同类教材相比，本书所增作品，量亦不少。先秦的史家之文和诸子之文，汉代的赋体之文和文人之诗，唐代的僧诗和敦煌俗文学，两宋的西昆派和理学家作品，元、明、清三代的诗文等等，都有较大幅度的增补。

凡所增补，并非可有可无。以明代而论，以往的同类教材，对于所谓的“台阁体”和前后“七子”，大抵只是架空批判，而少具体分析；本书则列举具体作品而给以较为全面的评价，不复人云亦云。

三 规律的探索

文学史写出发展规律,这是一大难题。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同类教材中有所探索,本书在这方面则作了进一步的探索。

古人不曾说过什么发展规律的话,只是讲过一些合乎规律的现象,例如刘勰曾说: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。”(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)朱熹曾说:“大率文章盛,则国家却衰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三九《论文上》)赵翼曾说:“国家不幸诗家幸。”(《题遗山诗》)如此等等。这些话都很简单,却也概括了一定的历史事实,值得思考。由此而进一步探求,也可以发现比较普遍的现象,从中或可看出一定的规律性。例如朱熹讲“文章盛,则国家却衰”时,曾举唐代的文章为例,他说:“如唐贞观、开元,都无文章;及韩昌黎、柳河东以文显,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。”这话是不错的。唐代国势转衰之时,文人多有忧患意识,写出了许多爱国忧民的作品,不仅韩、柳之文如此。

从朱熹所举唐代之例,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迪。综观历代,“文章盛”时,似亦多在“国家却衰”之日。例如晚周战国,文章之盛,前所未有的,章学诚说:“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,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,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。故论文于战国,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”(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)战国文章极盛之日,正是大周王朝土崩瓦解之时。“文章盛,则国家却衰”,这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事实。

及至秦皇统一六国,国家之盛,前所未有的,但“秦世不文”。文章之衰,亦前所未有的。国家盛,而文章却衰,朱熹的话,又可以从反面得到证实。

从周、秦两代来看,国家衰,则政令松弛,思想解放,文章乃盛;反之,国家盛,则法严令具,文化专制,文章乃衰。国家的一盛一衰,政令的一张一弛,与文章的盛衰恰成反比。周、秦两代如此,唐代以后,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亦大抵如此。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。因此,

本书在论述各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时,对于国家的盛衰、政令的张弛,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气的变化,文人思想的变化等等,都有进一步的探索。尤其是关于世风、士风与文学的关系,本书论述较多。例如汉末的清议,魏晋的玄学,六朝文人之“无特操”,唐宋文人之兼“儒、释、道”,明人思想之反道学传统等等,本书都有较多的论述。

各种文体的发展和演变,有其自身的特点,但也与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相关联。鲁迅在讲到“图画的种类”时,曾说:“这种类之别,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,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,有时大出小说,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,便可以知道。”(《论旧形式的采用》,见《鲁迅全集》十卷本卷六)本书对于各种文体,也多结合时代社会,论其源流,详其蜕变。这里可以赋体之文为例,班固《两都赋序》云:“或曰:赋者古诗之流也。”这是说,赋是从古诗发展变化而来的。但刘师培说:“盖骚出于诗,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;然相如、子云,作赋汉廷,指陈事物,殚见洽闻,非惟风雅之遗音,抑亦史篇之变体。”又说:“写怀之赋,其源出于《诗经》;骋词之赋,其源出于纵横家;阐理之赋,其源出于儒道两家。”(《论文杂记》)这是说,赋之来源,又不仅是“古诗之流”,因为相如、子云作赋之时,社会条件已与前代不同了。赋体之变,实“与社会条件相关联”。本书在论述赋体之文时,和以往的同类教材比较,也更详细地讲述了汉赋的来源、发展和演变。从骚体到散体,从歌颂到抒情,从润色弘业到刺世嫉邪,其发展演变,都与世态相关。

赋体之文如此,其他各种文学形式,如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等等,其发展和演变,无不以前代的文学形式为前提、为借鉴,亦无不因当代的社会条件而发展而变迁。

总的说来,本书的编写,主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,力图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作出比较准确的论述。但由于编者学识浅,挂漏失误,实所未免。切望同行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最后还要说明的是,本书的编写,曾以前辈专家和当今学者的著作成果为参考,谨此致谢。在编写过程中,又曾得到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和社科司的资助和关怀,并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与协力。编者对此,实深感激。

· 编者 ·

全书由孙毓棠主编,陈群伯负责其音,变通时编定1995年秋季

出版。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曾得到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和社科司的资助和关怀,并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与协力。编者对此,实深感激。

· 编者 ·

全书由孙毓棠主编,陈群伯负责其音,变通时编定1995年秋季出版。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曾得到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和社科司的资助和关怀,并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与协力。编者对此,实深感激。

目 录

编写说明	1
序 言	1

第一编 先秦文学

第一章 先秦文学总论	1
第一节 先秦文学的发展轨迹	1
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传统特征	9
一 发愤著书的传统	10
二 忧国忧民的传统	11
三 放言无惮的传统	12
四 深于取象的传统	14
第二章 神话	16
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及其价值	16
第二节 中国古代主要神话	17
一 自然神话	18
二 创世神话	19
三 英雄神话	21
四 传奇神话	23

第三节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与演变	24
第三章 《诗经》	29
第一节 《诗经》概说	29
第二节 《诗经》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	32
一 周民族的史诗	32
二 颂歌与怨刺诗	34
三 婚恋诗	39
四 农事诗	42
五 征役诗	43
第三节 《诗经》的艺术成就和影响	45
一 直抒胸臆的特色	45
二 赋、比、兴的手法	49
三 语言的声律节奏	53
第四章 史家之文	57
第一节 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	57
一 《尚书》	57
二 《逸周书》	61
第二节 《春秋》	63
第三节 《国语》	65
第四节 《左传》	69
第五节 《战国策》	75
第五章 诸子之文	85
第一节 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	85
一 《论语》	85
二 《墨子》	89
第二节 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	92
一 《老子》	92
二 《庄子》	96

第三节 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	103
一 《孟子》	103
二 《荀子》	109
第四节 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	114
一 《韩非子》	114
二 《吕氏春秋》	119
第五节 《晏子春秋》及其他	123
一 《晏子春秋》	123
二 其他诸子	125
第六章 “楚辞”与屈原	128
第一节 楚文化与“楚辞”	128
第二节 屈原和《离骚》	133
一 伟大诗人屈原	133
二 不朽杰作《离骚》	134
第三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	144
一 《九歌》	144
二 《九章》	149
三 《天问》	152
四 《招魂》	154
第四节 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	157

第二编 秦汉文学

第一章 秦汉文学总论	163
第二章 秦统一后的文学	172
第一节 秦文学的历史土壤及特征	172
第二节 刻石之文	174

第三节 诏令奏议之文	176
第三章 汉代论说散文与史传散文	179
第一节 汉代论说散文发展概说	179
一 西汉鸿文	179
二 经学文风	186
三 复古文风	192
四 复古文风的新变	195
五 汉末清议之文	197
六 汉代其他散文	201
第二节 司马迁和《史记》	203
一 司马迁的生平	203
二 《史记》的体制	205
三 “史家之绝唱”	207
四 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	213
五 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和影响	215
第三节 班固与《汉书》	221
一 班固的生平与思想	221
二 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的比较	224
第四章 汉代赋体文学	231
第一节 赋体名称的来源	231
第二节 汉初骚体赋及其流变	233
一 汉初骚体赋	233
二 骚赋变体	235
三 骚赋的规范化	236
第三节 汉代散体赋	238
一 散体赋的文体因素	238
二 散体赋的兴起与流变	240
三 散体赋的艺术特征	249

第四节 赋的抒情化与小品化	253
第五章 汉代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歌	259
第一节 汉代乐府民歌	259
一 乐府民歌的分类	260
二 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	261
三 《陌上桑》与《孔雀东南飞》	267
四 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文学史地位	274
第二节 汉代文人诗歌	278
一 庙堂诗歌	279
二 楚歌诗	281
三 四言诗与杂言诗	283
四 文人五言诗的产生	285
第三节 《古诗十九首》	288
一 《古诗十九首》的思想内容	289
二 《古诗十九首》的艺术风格	293

第一编 先秦文学

第一章 先秦文学总论

中国文学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先秦文学为其源头。所谓“先秦”，有广、狭二义。广义的“先秦”，指秦统一中国（前 221）以前直至远古，包括原始社会（从远古到传说中的尧、舜、禹时代）、奴隶社会（夏、商、周、春秋时代）和封建社会确立的战国时代。至于狭义的“先秦”，“犹言秦先，谓未焚书之前”（《汉书·河间献王刘德传》颜师古注），即主要指秦统一天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前此文学作品遗留不多，讲先秦文学，主要是讲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文学。

第一节 先秦文学的发展轨迹

在先秦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文学按照自身的规律走过了漫长的历程，留下了清晰的发展轨迹。

春秋以前，文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。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。“夫志动于中，则歌咏外发。……虽虞、夏以前，遗文不睹，禀气怀灵，理无或异。然则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。”（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）应该说，自人类有了语言，诗歌便产生了。原始的诗歌，与人

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,《吕氏春秋·淫辞》说:“今举大木者,前呼‘舆诩’,后亦应之。”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也有同样的记载,但改“舆诩”为“邪许”,并明言“此举重劝力之歌也”。这是在集体劳动中为协调动作、减轻疲劳、提高效率而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应倡和之声。它们的创作者,鲁迅曾称之为“杭育杭育派”(《门外文谈》)。这说明,诗歌起源于人类的集体生产劳动。

诗歌发展的最初阶段,与音乐、舞蹈结为一体。《礼记·乐记》论及三者关系道:“诗,言其志也;歌,咏其声也;舞,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,然后乐器从之。”三者同本于心,都是人的主观情感的客观化,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载“昔葛天氏之民,三人操牛尾,投足以歌八阕”,即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,人们手持牛尾,脚踏节拍,载歌载舞。尽管记述不免揣测之意,但原始歌谣与音乐、舞蹈不可分割应属可信。

原始歌谣为原始人集体口头创作,代代口耳相传,反映了初民现实生活中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和愿望,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。但因年久湮灭,今人已难明其原貌。在一些古籍中,载有所谓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时代的歌谣,如《击壤歌》(见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一引《帝王世纪》)、《康衢谣》(见《列子·仲尼》)、《尧戒》(见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)、《卿云歌》(见《尚书大传》)、《南风歌》(见《孔子家语·辨乐》)、《赧歌》(见《史记·夏本纪》)等等,实际上多系后人伪托,或经改窜之作,大都不足凭信。

不过,倘细加分辨,仍可发现载籍中少数质朴的歌谣,比较接近原始的形态。如《吕氏春秋·音初》载:“禹行功,见涂山之女。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。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。女乃作歌,歌曰:‘候人兮猗!’实始作为南音。”只此一句的《候人歌》,除去表感叹而无实义的“兮猗”,实仅“候人”二字,可说是极简单的诗歌创作。再如《吴越春秋》卷九所载《弹歌》:

断竹,续竹,飞土,逐宍(古“肉”字)。